

朱子大全集

第一函
第八冊

愚聞之紫陽曰道在天下未嘗亡其托於
人者或絕或續故行於世者有明有晦至
哉言乎是言道者莫難於絕且晦之時至
絕而得續晦而得明其爲言也甚易愚則
以爲不然當絕而初續晦而得明非有一
人焉爲之集其成使續者之不絕明者之
不晦其棄絕與晦也無幾自堯舜禹湯文
武周孔以來至於孟子厥後不得其傳然
道雖無傳而道之行於世者未嘗絕也不

獨江都見之三策昌黎見之五品即諸子
百家何一非道之所在使謂道有竟則天
地亦有竟乎無如繁則失於訓詁卑則流
於功利其窮年累月汗牛充棟之所作非
畸則詭非迂則誕蓋托於人者無其續則
其行於世也不能明求其全體大用無一
字背謬於聖人者舍紫陽奚屬哉周子之
無極得紫陽而微言著明道之仁伊川之
敬橫渠之禮堯夫之數得紫陽而天旨出

其大者既得力於學庸論孟及易詩禮諸
經其事業則見之於綱目至其切近而有
用則見於小學近思錄諸編既已家絃戶
誦如日月在天江河在地而究其畢生著
作之所在則全書一編又不可不讀也當
其處不得爲之地際萬不可有爲之時而
其所自陳所誠勉惟知有堯舜其君三代
其民憂勤惕厲死而後已千載而下讀其
書考其行事其心即子輿氏之心其所言

卽子輿氏不得已之言也眉錫於甲子入
楚過嶽麓於乙丑至武夷謁紫陽書院院
且廢白於大中丞公謀更新之夏五登鼓
山客烏石峯憑弔遺踪爲石碣爲扁額允
其遊屐之所述曠世而相感其在斯乎其
在斯乎因泛棹建陽訪求遺書得其全帙
歸而謀於平江息闕蔡子校雠以行於世
眉錫不敏切附數言於後先生一生大槩
先儒若勉齋若北溪若鶴山已詳述之余

小子又何容贅一辭然道統絕續之所關
人心安危之所係陷溺既久廓清匪易悞
淫日甚砥柱爲難今讀全書凡家國天下
之事與夫飲食起居之節無顯無微無精
無粗無鉅無細無本無末靡不見諸躬行
發之議論諄諄懇懇隨處感觸不驚於詭
異不入於迂濶推之則參贊之極功約之
即愚夫婦之所可與知將見似續之有人
而道之得明於天下也或曰子刻全書知

尊紫陽矣尊紫陽則必闢象山闢象山又
當斥姚江答曰孟子加楊墨無父無君之
罪以其非孔氏之門而創爲異說以惑衆
其流弊足以壞人心若姚江非仲尼之徒
乎卽其抗劉瑾定宸濠二大事而事功節
義無愧於聖賢子知尊紫陽已矣又何以
斥姚江爲也偶序全書而附之於此 肯

康熙戊辰夏四月浙西後學臧眉錫書於吳
門旅次

新刻朱子大全文集書後

論人者必取其平生之言考之而其人見焉况乎接
往聖之宗傳垂後學之標準如考亭朱子者乎今儒
者童而習長而遵莫非朱子之言也習之遵之而聞
道之人蓋寡則又何也朱子之學有體有用合內合
外溯流以窮源即末以知本教固因人而施詣亦與
年俱進朱子之爲朱子未可淺窺而得也以其博綜
羣說反覆講究精研體認求合聖賢本旨之苦心而
從以朱子爲依文解義也至于信道之篤求道之勇

踐履之醇涵養之密持守之嚴經綸之裕出處之正靡不造其極而幾于無間後之人非朱子而朱子不加損尊朱子而朱子不加益徒多其辭說以起紛爭之端皆未讀朱子平生之言以見朱子之爲朱子焉耳朱子故有大全文集歲月浸久版磨滅其書不槩見于世竊嘆吾道一缺陷事適余友臧子喟亭具有同心相與竭蹶從事始丁卯秋迄己巳春告竣原集一百卷又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其有續有別者蓋集旣成復搜採得之故另附于後初無所分別於其

間余竊慨是集不出朱子手定又不由入室弟子所編輯惟片言必存而統之以類又未常就類而編之以年致使後學莫尋其言之先後而爲多岐所眩定爲晚年者或未必盡出於晚年然多聞記誦大都是少壯精力有餘時功夫若晚年進境未有不去泛濫而歸緊要去安排而歸灑落者也即以吾輩讀書行已處驗之自知乃故反之而指爲初年未定之論似亦失之矯誣余鈍根盲識未窺朱子之藩籬况前人且未能攷據編輯余何敢妄有更定故悉依原本即

續別二集亦未依類附入惟字畫魚魯之訛則正之
苟屬疑似寧仍其舊聊存吾兩人慎重不苟之意云
爾天下後世精心以求之徐思而自得之以見朱子
之爲朱子不惑於紛爭之論而相期爲聞道之人斯
集之有繫于吾道豈小補哉平江後學蔡方炳謹識

書晦菴文公文集後

右晦菴文公文集百卷又續集五卷別集七卷歲久版昏察使胡仲申岳副使張用載大輪先後自巡御史虞惟明守愚蘇宗玉信蔣伯宣詔縮費重雕藏諸閩臬黃致習朱氏易詩四書想見其爲人比涉是編始得公所爲融會折衷深造大成者審在沉潛反覆積累有年之後而師友淵源經綸本末始終條理燦然詳明尤足以發揮本義集註語錄曲折上揆聖賢之蘊雖公於文所好不存潢以世傳大學序白鹿洞賦草暨答呂伯恭論洞記等徵之當時思繹之熟改定之精凡未可以言語文字求之也獨慨公老慶元間學禁方厲片詞隻字所在毀棄每讀詹師罷鉅梓書未嘗不掩卷太息惡小人之罔極淳祐以來區區掇拾已非復公季子在初類次本而王會之祀伯和虞伯生家

藏與陸王帖梅花賦諸篇往往尚逸弗錄集中記載牴牾可疑
亦復不鮮則吾儕於此苟非誠致力於公居敬窮理反躬實踐
之功政恐其幸傳者未易遽知況望能并其不可傳者不言而
自得之哉潢聞往者濂洛三先生書歷時未遠微言大義鬱而
不彰公旣以孔孟道統所繫亟爲之緒正表章猶慮人滯於見
聞謂必能真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
而本益固日用之間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疑信可判繼往
開來惓惓如是矧後公數百年其間志堅思苦謹守精翫如勉
齋北山儒者僅有乎爾寧不重感於斯文嘉靖壬辰秋七月甲
戌後學婺源潘潢拜書

重刊晦菴先生文集原序

彌穹壤道也凝之則存乎人人參三才繇斯道爾聖同天賢修而凝之進乎聖矣六經道之興也羣聖精蘊在焉而孔子會其全宋大儒續孟氏之絕而朱子會其全自義農承傳以來廣大精微闡抉無遺蓋濂溪洛關詞猶渾淪朱子則說之詳下學上達階森牖豁學者能熟複篤行之復性明倫而得所以爲人體用該人已成入賢望聖駸駸不自覺大造萬世功高往哲允矣不然求捷而迷得體而遺用違道遠哉顧朱子之學於時輒禁晦百餘年本朝表章士所服習一宗之無異學道乃大明日中天矣其釋諸經四書外所著文若詩藁之總百有二十卷亦無一語不出於道而爲文且有體風行水上天地至文視汗漫荒忽神施鬼設者懸絕志在覺人故辭繁不殺布帛菽粟有餘溫

與味焉蓋其平日居敬窮理反躬踐實內外交養者無斯須間
而心與天游肆其發如此學士大夫不欲爲賢聖君子而徇於
詞人則取彼置此可也欲爲賢聖君子而華實兼者舍是奚讀
哉是集舊刻閩臬歲久刊闕且簡褻重大人賠於蓄比張憲副
大輪白諸前巡按虞侍御守愚蔣侍御詔重刻之省約版紙者
什四方鳩工沐梨而胡憲使岳至躬總校讐之任童學潘憲副
潢佐之羅憲副英陸憲副銓姜僉憲儀劉僉憲案咸與有勞信
泣亟促其成訖工僉謂信宜序所以刻之意於乎朱子固言之
道未嘗亡而人實晦之明之是書廣布將天下入道之塗益先
詭道異說不得作雖爲文者亦知輪轅徒飾之可愧思傳於道
而勿局以藝庶幾國家化成參贊之治不無少補廼弗固辭嘉
靖壬辰九月旣望後學饒平蘇信書於閩之行臺

書晦菴先生文集後

右晦菴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本洪武初取
置南廳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
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二本亦併刻之歷歲既久
刊缺寢多讀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南都偶得閩
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略微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
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
故悉增入使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
其他無大關係者則仍其舊惟正其亥豕魯魚之訛而已歲丙
申閩憲使山陰唐公質夫僉憲蘭溪章公德懋閱舊板磨滅日
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補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
缺僉憲天合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爲已任久未暇及壬寅秋乃

謀於先生九世孫都轉運伯承君復以仲昭所授本精加讐訂
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是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
可復作而是編之存可以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
政焉可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天道
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理大而人倫
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誠作聖之階梯人道之門戶也
諸公拳拳相與圖其永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旣濫乎工旣告
成仲昭謹識其顛末且以告於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修之以
無替諸公之惠也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二月之朔後學莆田

黃仲昭識